

我所知道的陳辭修先生

褚 問 鵬

——為陳故副總統逝世十周年作

青年嚮望的十八軍

陳故副總統諱誠，字辭修。於民國五十四年三月五日逝世。到今年已是整整十周年了。他的一生功業，早已彪炳史冊，為舉世所景仰，如其再來寫些什麼的話，豈不流於詞費？

可是史家記載，祇是一些犖犖大者，至於平生行誼，則報章刊布的似乎還不太詳盡。爰就所知，略述一二，以供考正。

時光如其能够倒流到四十年前的今天，那麼我們就會看見和聽見；許許多多愛國的青年們，每逢見面，第一句話必然是：

「你幾時到十八軍去？」

在他們看來，進十八軍，就是參加革命，也就是報答國家；尤其陳誠兩字，給予青年們的欽慕之情，幾乎已經到了「見堯於羹」的地步了。因為全國的青年們，都一致地崇拜北伐期間的蔣總司令，直到蔣總司令成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可是他們無由去見委員長，却知道陳誠是蔣委員長所信任的人。於是去見陳誠，也就等於看到了蔣委員長的門牆，可以間接為蔣委員長効命了。

在許多的青年才俊們，進入了十八軍的大門以後，筆者這個碌碌庸才，竟然也被陳辭修將軍所發見，而予以羅致，事情的開始是這樣的：因為筆者一向喜歡舞文弄墨，在漢口中學任教時，

也常為各家報社寫稿。我寫了一篇「建國必先建軍」的論文，不知怎樣被陳辭公看到了。他大為讚賞。便問他的機要秘書陳淡園先生「你認識這個人嗎？」不等淡園回答，又緊接着說：「我們去找他來談談，問他肯不肯替我們編一份刊物，給本軍的官兵們閱讀。」

「他是本黨的老同志，也是我的文字道義之交。」淡園回答。

「那麼就請你馬上寫信去約他來。」辭公一向說了話，就要見諸於實行的。

可是，淡園的反應，却並不很熱烈。他祇淡淡地回答：

「不過她是一位女士呢，軍長不以為嫌嗎？」

「祇要人好，女的又有什麼關係呢！」

淡園却又提出了他的意見道：

「我是深知她的為人的，她不輕進退。如其軍長不先派定職務的話，我想她是不會無故跑這一趟路的。」

「這樣好了。你立刻先拍一通電報去，說明我要請她來主編軍中讀物，同中校待遇。」這是命令，淡園祇好遵辦。但他很知道筆者的性格，所以又寫了一封長信，很婉轉地代辭公向我勸駕。

可是信比電報要遲好幾天。當我突然接到了急電以後，很有點不知所措，而陷入了徬徨的境地。

人就是這樣矛盾的，平時也跟着人嚷嚷：「到十八軍去……」誰知事到臨頭，却又躊躇起來，認為一個文人，一朝盡失其故我，而要去過另一

種生活，在環境上是否能夠適應？這是第一點。再加上「漢中」師生的懇切挽留，本來已很矛盾的，到此更有了去住兩難的感慨。

正在躊躇不決的時候，淡園的信來了，他告訴我陳辭公如何禮賢下士，如何求賢若渴，以及他的革命作風，決不會使閣下失望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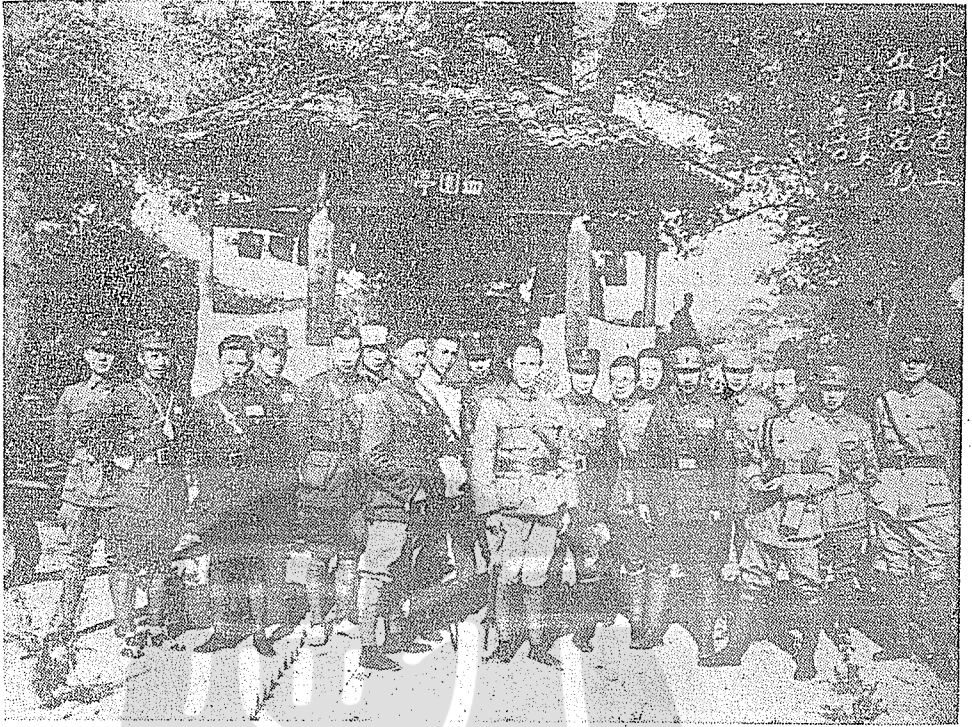
這位陳淡園先生，也是個頗有來歷的人。他是黃埔軍校第三期的畢業生，因為他品學兼優，才兼文武，所以甚蒙湖北籍的革命元老嚴立三先生的賞識，特意把他推薦給陳辭修將軍，辭公對他更是十分器重，要他擔任機要秘書，成為軍中文職方面的一位要員。筆者也是一直以畏友看待他的。他既然肯在辭公幕下做事，可見陳辭公必定是一位偉大的革命軍人，值得我去為他効力的。

於是我復了一個電報：「即來南昌。」

委我創辦軍中刊物

我到達南昌的那一天，是民國廿二年的二月一日。正好陳辭公從撫州回來。我便跟隨淡園，到篔簹巷的辦事處去謁見。那時候，辭公的職稱是陸軍第十八軍軍長兼北路剿匪軍第三路軍總指揮。我們到達的當兒，他正在親自整理書架。連一件又寬又大咖啡色的布棉袍。他一見我，就連說：

「請坐，請坐。」
我坐下以後，淡園却依然站在那裏。於是辭



民國二十一年冬陳辭公（中立持指揮刀者）率部進擊匪軍途中攝於江西永豐血園亭。

公對他說：

「淡園，你也坐下。」

淡園聽說，才恭敬地坐了下來。

辭公既不問我的學歷經歷，更不問我的籍貫，也沒有一般性的客套話。他一開始就與奮地爲我講說老十一師的種種。他說：

「老十一師是十八軍的前身，現在的十八軍有第十一和第十四兩個師，第十四師原來是個教導師。這兩師的官兵都很優秀，需要吸收新知識。可是目前的出版界，思想都不很純正，所以我們必需自己來辦一份雜誌，教官兵們閱讀。讓他們都能接受三民主義的思想薰陶，成爲真正的革命軍人。還有新成立的第五軍，也有兩個師，我們也要給他們灌輸一些正確的思想。這個刊物，就由第十八、第五（十八軍成立在先，第五軍成立在後，所以一般都作如此稱謂。）兩軍合辦。按照「兄弟偕行」的意思，不妨叫做「偕行月刊」。「淡園，你還有什麼意見沒有？」

「叫做偕行月刊很好，又響亮又切合事實。」淡園恭敬地回答。

辭公言詞誠懇，有一種力量，使聽的人立刻發生良好的反應。在片刻之間，我這個不

輕易接受別人意見的人，也不得不接受了辭公的意見。但辭公并不等我開口說什麼，又滔滔不絕地講了許多話以後，緊接着便提出了具體的問題，他謙虛地表示：

「辦刊物，我和淡園都是外行。每個月需要多少經費？請你編個預算，交給吳主任。不該用的一文小錢也不能亂花。當用的也不可太省。」但我一直有句話要問，於是鼓足了勇氣說道：

「目前的顏、李之學，似乎很時行，我們要不要也來轉載一點？」

他聽出了我的弦外之音。想了一晌，才回答：「可以不必。我們在軍言軍，其他的事，我們不必管。」

凡在民國廿一、二年到過南昌的讀者們，一定還記得吧？那時候的南昌城內，到處有「動」、「實」兩字的大木牌高高的在那兒立着。由於江西省的主政當局力倡顏習齋、李剛主兩人的學說。於是坊間的顏、李叢書都賣斷了檔。我們既在江西，是否也要和地主們打成一片呢？做幕僚的人，對於主管的意向，不能不先有所了解，然後才好替他做事。如今既已明白，就知道這本刊物是應該怎樣編的了。我便接口道：

「打算先草擬一個編輯計劃。呈核以後，再進行吧！」

辭公似乎還有許多話要說，但我瞥見房門外有幾顆頭在那兒伸伸縮縮的，知道是應該與辭的時候了。於是鞠躬而退，淡園送我到算子橋的編輯部，他不放心地問：

「你方才爲什麼要問顏、李之學那一句呢？我只怕你說錯了話，在一旁着急，你倒滿不在乎似的。」

我知道淡園的腦筋裏，祇有孔孟學說，和三民主義，雖從事軍政工作，對於人際間縱橫掉闖

的那一套，他是不太了然的。便笑道：「不這樣說又叫我怎樣說呢？我總不能問得太露骨呀！」

「你同辭公打啞謎。害我一旁乾着急，真你的。」於是一笑而別。

周至柔稿費買書讀

預算和編輯計畫，都通過了。我知道管錢最麻煩，便請吳主任介紹一位略略受過教育的唐副官太太來，幫我管錢。唐副官本在辦事處負責經理的，以後月刊社的報銷，就由他去辦。報銷有一定的格式，外行人也是做不來的。

可是稿件却成了問題。迫得我這個編輯主任，不能不內外一把抓。拿出跑新聞的勇氣來支撐這個局面吧。幸而那時侯的南昌，已成了全國的軍政中心，不怕找不到材料。

這本月刊的主要目的，雖在闡揚三民主義的理論，但於十八軍的消息，當然也要記載一點的。宏揚 國父遺教，以及三民主義的理論文并不難找，難找的倒是十八軍的消息。（自然是不含機密性的）因此祇要一聽到那位師長來到南昌，我就去釘着他們要稿子。第十四師師長周至柔筆下最好，他曾經給了偕行月刊很多的支援。他進入空軍以後，還寄給我不少照片。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十八軍的將領們，都還年輕，很有朝氣。吳主任說：「周至柔最客氣，連實際費都不拿的。」真的，我有一天知道他來南昌，就送四十元稿費去給他，同時向他要文章。他說「我會教他們寄給你的。這四十塊錢，我拿去買點書來看呢。」

一個做師長的人，竟然還要靠稿費去買書？在全中國祇怕祇有十八軍有這樣的師長吧。十八軍又安能不為全國青年所仰慕，而成爲嚮往彌殷的對象呢？

但是師長們都忙。第十一師師長蕭乾，我連面都沒有見過。（不久，蕭師長因公殞命，因此來不及見面。）第四十三師（註）師長劉紹先也曾被我釘住要稿。他就教書記長彭仲晉經常給我寄稿子來。還有是第十一師的書記長吳星漢，第十四師書記長康健，都曾給予偕行月刊很多幫助，不論這些人如今是否健在？是否能夠看到這篇短文？筆者同樣要向他们致由衷的感謝。（稍後師黨部改爲政治部，負責人則稱政治部主任）

以上說的好像是些題外話，其實題外也就是題內。辭公注意對所屬官兵的思想教育，使武功不至於離開文事。這是他的獨到處，不可不加以記述。

當時的第三路軍雖然隸屬於北路剿匪軍，可是總司令顧祝同將軍另有任務，不能經常到南昌來。於是 委員長蔣公，便在南昌設立行營，常川來往京贛閩督剿敵匪，行營設在百花洲，離偕行月刊社很近，在編輯部樓上，行營中衛兵喊「敬禮！禮畢！」的聲音清晰可聞。因此侍從室的秘書們，也常常到算子橋來。委員長的訓話，和一些重要的軍事理論，凡屬不含機密性的，都擇要交給偕行月刊發表。有時，我也常去行營訪問，目的自然是爲了要稿子。我佩戴符號，衛兵們倒從不會留難過。後來，和幾位秘書們混熟了，除開公事外，也偶然談談掌故之類。

未戴符號衛兵擋駕

一天，吳秘書惠風，忽然神秘兮兮地對我說：「你知不知道你們的陳老總（我們部下背後稱辭公，外界則稱陳老總）昨天差點進不了行營的大門呀？」

「不知道啊！」我說。

「我告訴你吧，」吳惠風說：「昨天一早，陳老總剛從前方回來，就接到委員長的電召。陳

老總來不及換衣服匆匆忙忙便趕到了行營。衛兵看見這個穿上兵裝束的人口口聲聲要見 委員長，不覺起了疑心，以爲必然是個冒充的。但不放他進門，還囑問他「何以不帶證明文件？」可是陳老總找遍全身，也找不到可以證明身份的任何證件，既無符號，更無證書，祇說是奉到電話，可是電話却是看不見的。正在僵持，恰好辦公廳主任楊永泰從裏面出來，見了這樣的情形，便對衛兵說：「那是陳總指揮呀！你不認識他嗎？」衛兵聽說，這才放他進大門的。楊永泰倒覺得有點過意不去，他向陳老總道歉說：「這個衛兵方才如此無禮，回頭我一定要處罰他的，希望你不要介意。」陳老總笑道「你怎麼可以處罰他呢？他是盡忠職守呀，如其什麼人都可以放進來，還要衛兵做什麼？依我看應該獎勵他才對呢！」

「後來楊永泰便把這件事講給大家聽。大家聽了都佩服陳老總的寬宏大量。……」

另一位秘書插口道：「人們都說陳老總性子急，如此看來，他的修養倒是很不錯的，換了別人，這個衛兵就有得苦頭吃呢……」

「陳老總是個很識大體的人，可以發脾氣的時候，他也許會發發脾氣，若是到了重要關頭，他却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我說到此，吳惠風就接口道：

「陳老總不愧大將風度。」

這件事，沒有幾個人知道，所以要把他記下來，雖是小節，然而愈是小節，愈足以看出一個人的作風。偉大的風範，常常流露在不經意的一言一行之中，「觀人觀於微，」就是這個意思吧。

或者有人會問：陳辭公爲什麼要穿士兵的裝束呢？這件事說來話長，原因是中央軍在江西剿匪的時候，情況非常艱苦，部隊在多雨的贛南萬山中與共匪作戰，到處是羊腸鳥道，叢菁密篁，

馬不能行。人們連皮鞋膠鞋都不能穿，必須穿厚厚的布底鞋，方能適應。再就是不願匪方知道身份。所以不論官階高下，一律穿士兵的裝束，打裹腿，灰布的大棉襖褲。不但領章符號都不懸掛，連斜皮帶也免了。所以南昌街上，來來往往的祇見灰簇簇的士兵而不見官長。官長和士兵的服

色相同，還有同甘共苦的意義在內咧。在習慣於現代裝備的讀者們看來，也許認為是天方夜譚呢？然而這天方夜譚，却是當年的事實。吃的呢，官長們也和士兵差不了多少。大米飯配醃菜，就是最高的享受了。記得陳辭公常常對我們說：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一日陳辭公與行政院譚院長延閣之三女公子譚祥女士結婚留影。

那些年，因為中央的財政困難，軍餉也很拮据，沒有辦法，祇好每一位士兵發五升米，一小包鹽，就開到贛州去，終於打了個大大的勝仗。贛州的匪眾潰退以後，自江西到廣州的交通，才能恢

復正常。」他略略想了一下又說：「你們現在還說苦，比之從前已經好的太多了。」

在江西，行軍是全靠兩條腿的。汽車固然不能通行，馬也不容易走。山高路滑，二十三年春間，陳淡園就因墜馬受傷，傷重不治而死的。所以大家祇好改為徒步了。陳辭公是最能走路的，他能一下子從山脚下直上幾百級的高山，而不稍息一口氣。他往往已到山巔，回望眾人還在山脚下慢慢地爬着時，他就用微笑來給人們鼓勵。但他從不責備別人的無能，因為別人也不是故意要落後的，而是力不從心的原故啊。

說到江西剿匪的事，不祇如今的年輕一輩不太清楚，就是一般的人們，也不會十分瞭解的。祇有當年參加過歷次圍剿的人，纔比較明白。「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如今正當反共復國的前夕，以前的剿共戰事，仍有其可供參攷的價值，謹就筆者所確實知道的，略記如次：

忠孝之家必有後福

民國廿二年元月，我十八軍第十四師，在黃獅渡，打了一次大大的勝仗，擒獲匪眾甚多，還有鎗械旗幟等等。其中有一面鐮刀斧頭的紅旗，就是當年共匪所創建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旗。那時候的贛南，公路還未修建，共匪一直在利用山深林密，羊腸小道的地形地物來困擾我軍。十八軍的參謀長柳際明，他是工兵出身，長於構築工事。他就向上級建議，主張在各處戰略要點上，修建碉堡。這碉堡分上下兩層，牆壁上遍留機關鎗眼，鎗眼作斜面，以利掃射。這碉堡并不是孤立的，一處必有兩至三座，作戰時，可以構成交叉火網，殲滅來犯之敵。平時則用作瞭望哨。

其時的十八軍軍長辭公因公忙不能兼顧改由羅卓英將軍繼任，羅將軍極贊成柳參謀長的建議

，又加上一個築路計畫，合稱礪路政策。凡有礪堡之處，即有公路。利用士兵休暇的時間，完成軍工築礪築路等的工程。

從此以後，匪軍所賴以困擾我們的盤旋曲徑沒有了。用以潛伏的茂林叢樹也已剷除淨盡。官軍則採步步為營的策略，漸次推進。自從民國廿二年十月，五次圍剿開始以來，幾乎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在我軍攻克黎川以後，贛閩孔道，即已掌握在政府軍的手中。接着又攻下了德勝關和廣昌兩個重要據點。匪方門戶洞開，已經瀕臨於破滅的邊緣了。不過秦和的匪軍工事，却做得十分堅固。我方用了曲射砲，才把它的地下砲台摧毀。旋即克復了石城和寧都。祇剩得瑞金偽都一處。無險可守。殘匪乃狼狽西竄。江西全境肅清。心腹之患既除，全國秩序，遂告恢復。須知江西這地方，南通廣東，東連福建、浙江，北接長江，西去就是湖南一帶。所以江西一省，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如其江西的共匪不能及時消滅，祇怕全中國的赤化，就會提早二十年。不但八年的抗日戰爭，無從談起，就連如今的復興基地台灣省；也依然淪陷在日本人的魔掌之中呢。

所說：

「前途大有可為。」

陳辭公完成剿匪任務以後，隨即參加抗日戰爭，以及主政恩施，和建設台灣等等，讀者必已

知道得很多，此處不想再來重複了。不過辭公在台灣的建設，祇是一個開始，發揚光大，以及研究和改進，則都是後來者的功勞。在這十年當中，台灣的經濟建設以及各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辭公九泉有知，亦當含笑。

陳辭公於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一日與譚院長延闓先生的三女公子譚詳女士結婚，辭公當時年僅三十五歲，已榮膺十八軍軍長重任。

如今陳辭公的諸位男女公子，都已完成高深的學業。為國家服務，有聲於社會。忠孝之家，

必有後福，這是一定的。辭公的忠於黨國，忠於領袖，孝於父母，也已是舉世皆知的事，毋需拙筆再來為之記述的了。尤其是陳夫人的賢德，相夫教子，不愧名門之女，屢安屢慶兩公子，今日已成有名的學者。我們更相信若干年以後，我們一定可以在紫金山上，把光復大陸的經過祭告辭公。這一天，為期是決不會太遠的。

註：第五軍中有第五十二、五十九兩師。後來番號改了。廿二年春天，才有這個四十三師的。

中外雜誌的精華。大千世界的寫真

王成聖等著

中外珍聞

第一集 隆重出版 定價台幣60元

「中外珍聞」第一集要目：王成聖：俠骨柔腸蔡松坡。開國珍聞。中外珍聞。綠林都督陸榮廷。王志恆：霧社事件面面觀。李逸儕：在吳佩孚空軍隊的回憶。梁子衡：人海萬花筒。張谷：詩人與總長。張樂陶：政海秘聞。鈕先銘：首都浩劫身歷記。楊森：爆竹一聲除舊、寶島春回憶瀘州。劉方矩：劊子手的下場。蔣君章：宋案真象。賴景珣：何鍵和張治中、珍珠橋的懷念。錢歌川：博士古今談、男女之間等傑作十餘篇十餘萬言。郵撥一四〇四四中外雜誌社。